

朱子語類

卷三十三 易

咸至未濟

□ 13  
2939  
25



門 口 19  
2939  
卷 25



重錄朱子語類卷七十二

易八

咸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  
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  
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  
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  
個

成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此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  
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  
便也似如此上二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  
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礪

語類

去五味均平戲



問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成之  
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成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  
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易中自有卦變耳  
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  
此等處當錄出看銖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  
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  
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  
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礪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  
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  
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七易傳云貞者

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其尋  
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  
自有滋味着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裡面又問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  
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  
他来應如平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  
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  
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個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  
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德明錄云如暑  
來皆是常理只着  
个憧憧字便問了又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太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

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改舊看易感久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可學

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人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只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上處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方

易傳言感應之理咸九內盡矣方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說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

以喜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出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浴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日往則感得那月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情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文蔚

問易傳言有感必有應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且如兩陽兩不成只管兩便感得箇陽出來陽不成只管陽陽已是應處又感得兩來

言類 卷之七十三  
是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人  
夜睡不成只覺睡至曉頭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  
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  
感應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古今天下一盛  
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廢自  
是整頓不起終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正觀  
之治可謂甚盛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恣地塌  
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國之紀綱國之人才舉無一  
足恃一旦聖人物興轉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時  
天下稱太平眼雖不得見想見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  
數有之所以馴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如此又問  
感應之理於學者千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

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  
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湜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  
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  
幾句親切正學者用功處寓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  
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  
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  
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不  
是瞶渥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  
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之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  
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

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已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器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無對來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便與民為對人說暮盤中間一路無對其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因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徭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

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懼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必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徧重矣木之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時舉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為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以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

省官求前白沈氏銀器而用之以買妾成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淳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入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未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人又要感那人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

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个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个太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矩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而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以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

所及此則聖人事矣 謨

或說貞吉悔亡 憧憧往来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月底說那只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取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

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又耕種下種是往少間未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感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便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感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為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敬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



賞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  
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愈受敷施  
每廣坐中見有這違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  
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  
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  
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  
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  
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入人面分上說一般話  
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  
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  
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  
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

所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  
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  
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富為  
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  
肖者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  
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  
那人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  
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  
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之才之衆可入人牢籠  
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  
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交着少間  
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為相者朝夕

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  
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宰龍人住在那裡今日一見明  
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  
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願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皆愚  
同濫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絕干  
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歸心國事則  
人亦悲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  
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  
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逸若宰龍得一入則所謂小人  
者豈止此一入與一人則千古皆怨矣且吾欲宰龍之  
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  
是懂懂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

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自文采也廉  
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  
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占覆邦家之禍哉公世之人  
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  
裡許多渣滓備惡濁底見識方略進處譬如人病傷寒  
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  
有為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  
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本不平也不知怎生  
平得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  
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  
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  
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

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  
濟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  
此欲使諸公用庶幾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今變熙豐之  
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  
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  
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來温  
公陷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待罪得罪而  
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得便至如此無可  
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  
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  
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  
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

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  
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其意智只是他命好使  
一番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  
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  
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  
國忌沾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刺數不知過幾  
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  
干請以由底事其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  
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十人十數人也隨官之崇  
卑做而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白只了得應  
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

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教  
字今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  
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  
便群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  
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  
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告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  
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  
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  
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  
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狗俗雷同不喚做隨時  
惟嚴凝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狗流俗之

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  
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左見得  
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  
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  
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  
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被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  
者却以為為賢如此則垂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  
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  
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  
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憫其  
問咸之九五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  
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諒遍故周流

如此是此義也

恒

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愾其說

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值

履之間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終

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

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

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則又有

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

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恒道夫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

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則飲

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使從明白不合

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

易故可以為常也道夫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

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個

正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淵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

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

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淵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

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曰未見有不<sub>安</sub>其常

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時舉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固能亨而無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無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無吝吝者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學履

問遯身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確

問小利貞長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全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惠然亦是使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同

問小利貞以象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  
陰柔小人過小往大來小言君子能進則亨小人則利  
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復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遜  
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  
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  
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  
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  
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况當退去之時事勢已有不  
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遜尾厲勿用有  
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  
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遜已後矣不可往往則  
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災其切以為不然遜而在

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  
先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  
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卦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九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  
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笑殺了董  
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  
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  
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子與否如何  
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州兵所以致敗礪  
遜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  
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端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  
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  
妾是終日在自家腳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又曰易中詳識物情俗極小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  
平日只在燈牕下看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  
不得其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  
讀礪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  
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慮處是去  
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貪去莫見小  
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初

六壯

問六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  
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學履  
六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  
地之情不過於此盡  
問雷在天上六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若  
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  
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個  
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其威嚴  
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  
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  
在天上方能克法非禮盡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

吾頌

卷二十一

七



太輿之輓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羖羊之角掛于蕃上不能退遂然羖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羖始吉耳錄

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爻爻便是

到此處变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好問此正與群龍无首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变了故如此卦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李通說這箇是來住底兌卦而畫箇一畫淵

晉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他得這箇物事淵

畫白是那上卦離也畫白為之是此意淵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無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真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

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眾允悔亡曰眾允象也悔亡  
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  
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  
伐邑如墮費墮邱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  
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  
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  
說有窮矣又如推如愁如易中必有此字疑此爻必有  
此象但今不可曉耳錄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眾所信處既不中正象方不信雖能  
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  
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  
有悔以其得眾故悔可亡錄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  
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  
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  
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無不利此說是否  
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  
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  
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  
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彼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  
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皋夔益稷之賢猶云  
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  
者一切不覺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  
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諸聖人所說卦爻

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文則大勢已好雖有所  
失得亦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  
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能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  
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  
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  
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文言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無咎曰以其剛故  
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  
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之類維用伐邑則不  
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

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剛矣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  
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  
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  
為吝也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  
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  
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  
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伴狂底  
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又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  
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學履明夷初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幹。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盡感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况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其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明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

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于傷人之明而終于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銖。

家人

問家人象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只因象傳而言耳。本抵象傳取義最精，象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幹。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

王假有家，言到這裡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風夜後明有家亮采有  
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風夜後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  
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焉恩義今欲正倫理  
則有傷恩義豈焉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  
正倫理處焉恩義焉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柄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淵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  
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  
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象

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  
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  
論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  
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  
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  
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  
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  
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  
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  
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  
處伊川說得甚好學履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常  
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  
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  
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  
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惟去斯得其  
宜過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文都  
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淵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  
能无咎餘

天食作而剝頽也篆文天作丙而作而淵  
宗如同入于宗之宗淵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  
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淵

蹇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  
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裡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  
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  
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  
淵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  
南謂地也據卦体艮下坎上無坤而絲辭言地者往往  
只取坎中爻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無之  
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淵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脩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無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學履。

問：往蹇未譽，曰未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未，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未連，是未就三九三往蹇未反，是未就二上六往蹇未，頌是未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未譽，則位居最下，無可未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未。諸文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十六往蹇未頌。

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銖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入臣之蹇，只是下事至大蹇，須入主當之。蹇

問：大蹇朋未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入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學履。

解

先生舉無所往，其未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入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

言卷  
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  
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  
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  
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識意  
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  
氣數舛逆德明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  
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  
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淵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裡又見得有箇  
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淵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未得正四能解而拇者

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  
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銖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  
欽夫書與林父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  
易了淵

損

二益與益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淵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大雅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  
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謂情實  
實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  
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



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絕之使不行耳  
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怒風雷益君子以  
則遷有退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怒  
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  
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  
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尤起來故孫權曰令人  
氣湧如山廣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怒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其不曉看來人自  
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其看來  
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怒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  
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此

若說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  
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個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淵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一爻則曰弗損益之初  
則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  
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  
別消詳有應處難立為定說也學履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  
一陰來淵

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淵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  
无家則可見其大淵

問損卦下三爻皆損已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已從人上爻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爻無損已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已從人底意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誤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木道乃行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何見一朋友說

有不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偽夫

其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久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儒用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若改過須是本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蒙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和道  
儒用同

問遷善改過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入之善已所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延遲

不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盖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身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其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

楊久有功○淵○方子錄云守蔡州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恩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除爻便不怨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益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

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不  
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  
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揚子王庭字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  
落也這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懼道夫  
夫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為反唯乎號古來作去音着來亦  
只當作平音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象一畫淵  
王下獻卜遇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吉卜者告  
之曰必夜有譴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師  
淵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

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所愾然志在決陰必  
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  
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  
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橋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  
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  
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  
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乎號九二言惕  
號九三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允體允為口故  
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  
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  
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喪牛則悔亡中

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洽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文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盖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九三壯于頄看未積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設易之有溫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伊川改九三爻次序看未不必改淵這幾卦多說那聲不可曉淵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淵

莫陸是兩物莫者馬齒莫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

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淵錄云其物難乾○學履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此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去那裡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致慎不敢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怠地看言人戶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姤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淵

大率始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裡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未淵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上言非也錄

問始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學履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衣不可曉廣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魚便在裡面了不知是此淵未詳淵

包無魚又去這裡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

下為民淵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淵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淵

順天命說道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那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豕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裡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

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  
觀矣淵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眾盛  
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  
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個  
不知如何地說箇一握底句出來淵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  
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淵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  
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  
故人有不信當備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  
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以必能聚已之精神

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  
日亦取聚意也銖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  
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學履

升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着命人虛拱底說話彌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  
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  
已則心必死矣人傑

地中生木升汪文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  
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  
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

學者才相踈便都休了帶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章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  
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  
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  
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  
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  
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也之元亨利貞只一  
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時舉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  
說淵

朱子語類卷七十二終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三

易九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大小  
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  
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  
云却不好得只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  
極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困卦  
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  
道理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當  
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  
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歧道理處置不得所以



用古若是放火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古又  
如做官賦污和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古欄○學  
不失其所守這句自是說得好淵

李故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  
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  
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欄○也本云  
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  
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  
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  
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是  
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  
之意言將這命授與身之也

問譬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  
譬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

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學履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飲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  
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又是  
好又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  
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入不好底意思是因好  
物而困也酒食饜飲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  
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學履

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  
則神應之壽

朱紱亦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  
詩中却有朱帝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其  
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淵

問國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學後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某他人祭之

說淵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淵

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淵

井是那撥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淵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以汔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

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勢不成也學後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

无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類

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  
此又云承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  
則外面底也上淵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

上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水沉在水

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生津潤

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

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地本一作皆如珠顆雖

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地本云或云管見野老說草

照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揜落則羊實佳

枯無味或去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問如

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

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

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以之說不相合也問。學履同而畧不注云說來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別入說不是義理如此 紉種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淵 九三可用汲以止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太樂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淵

若非玉明則無以收拾人才淵 叔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革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巽韻而叶之爾學履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佐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學履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父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交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淵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曆明時向林父

軒嘗言聖人於革者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改革方  
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  
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眇如今  
下漏一般漏管稍溢則必後天稍闕則必先天未子而  
子未午而午淵

澤中有天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係  
稀也說不會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意思便說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  
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  
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問革下二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  
新故革者交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

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  
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  
變了學履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下筮尚其占說淵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  
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来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  
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後德  
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哉補只是箇裏  
破補這一些如世人此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真是渾淪  
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  
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出来應是新人耳目

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麓處又曰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又說著教人歡喜胡泳曰爛錄云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此補緝如銅鑑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麓此又少此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鷄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鼎

正位疑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性那天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淵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化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

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着些權變機械，方與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合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

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第，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

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個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秒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淵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學履刑剗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淵

六五金鉉只為上巳當王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淵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張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湏拆開看方得研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淵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豎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耕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淵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淵

震六二不甚可曉太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

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

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

人語言礪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

得解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

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太公

明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

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

妄矣不動自无妄淵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帝之

正不得見此身之為利害亦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

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身

方能如此學履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

此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于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

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

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

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說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彩采。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

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

物？曰：只是此理過。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馳騁然行而不失其正。

池本注：乃所以為止也。備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曾次煩擾，則愈見

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

發是也。學履。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

實輝光，曰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若八而皆吉。

碩鏡云：艮卦之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

上九上九皆好无咎，上得志也。太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

不事王侯，志可馴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

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

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

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拾喫

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

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

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

以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

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個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見  
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淵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不可曉若據夫  
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  
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之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  
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  
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  
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  
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背字是  
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

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  
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  
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  
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章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  
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槩看易  
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  
子細好用己意解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  
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  
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  
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

利於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九易中利者多為占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屯卦言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理但古者占上五君上六遷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世之抽籤者尚多有與所占之事相契爻曰何以見得易專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于西山皆

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上六君欲祭山川占得此即吉公用亨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敬夫為魏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占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既敗湯思退亦敗皆如所占

錄見下

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  
 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  
 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良其背象云此其所便  
 是解良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  
 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  
 皆止其所已何與為人亦何與為此所謂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  
 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  
 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良其背靜  
 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  
 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真大人文言分

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觀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  
 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  
 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  
 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  
 推之皆可見矣傑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  
 於身入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  
 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良  
 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  
 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  
 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  
 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其所止，更不費力。孫  
良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錄  
云也。不知是疾，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見是害，不見是痛癢，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李錄云：只見道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錄  
云：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問易傳說良其背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李四。

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襲錄云：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字。今按易傳，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知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不然。字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李錄云：溫公解云：不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入無思無欲。李錄云：是使之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李錄云：是使強其志，是要得人不爭。李錄云：強其骨，是要得入作勞，後人解得皆過高。了。錄

○李錄云温公之說止於如此後人推得太高此皆是言聖人治天下事與易傳之言不同○是錄云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各共其所他這裏却看得上字好○方寸湖蓋坤錄互有詳畧

易傳良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良其止止其所久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正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

伊川解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良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良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温公注如此解又曰良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

衮賀孫亦與  
上條同聞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

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良其背  
 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  
 則良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  
 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良其背之効驗所以  
 象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  
 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  
 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  
 在良其背上人多是将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不行  
 其庭是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矣學履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且外物不接

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之意當與  
 久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  
 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某所見伊川  
 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  
 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不  
 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  
 協伊川此處說恐有可疑處着象辭良其止止其所也  
 此便是釋良其背之文良其止便是引良其背經文或  
 字或以止字解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使天下  
 背字不可不知順洽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  
 最解得分明良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着  
 自家私意不得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

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人也洽

問伊川良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象之辭云良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良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攘斐孫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切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

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佐

良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始須無此視聽中知言說等而終須有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成稿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良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羨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下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良其背下面豕傳云良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正蓋以正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入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容艮其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極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則凶若不動則吉皆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漸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曹

豐亨王假之。頌是王假之。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此，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關。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或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不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群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

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籍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備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体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及，而况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具，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假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頌是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頌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醕酌離披時候如何，不憂。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頌是恣地侈泰。

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闕

或作只是自障礙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會得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旅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淵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資斧有做齋齋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

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六五上速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

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

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

析得學蒙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今日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入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問。學履錄不如命令之丁寧告戒無所不至也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

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末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卜都只是一箇意思淵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樣盡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下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

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入革卦就  
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  
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  
箇也好淵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淵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  
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  
為復是解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  
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

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  
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  
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  
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  
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  
得學履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  
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  
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淵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  
當散淵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當渙者莫甚於已私

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  
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  
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  
此說有此不穩却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其這箇  
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著兩爻底淵  
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平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  
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學頌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三得中而不窮所  
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為得位以  
其上同於五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四  
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爻解

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三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  
是如何學蒙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淵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  
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  
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  
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心群成天下之公道  
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  
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道  
渙其群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群隊併做一箇東  
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

取江南皆是渙其群渙有立之義但不知四文如何當得此義

渙其群言散尔群做大群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中大把東坡說這一文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淵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淵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流乎四體也夫道

散居積滙是在他正位方可淵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上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節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前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斷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淵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未入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淵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矣為枯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馮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矣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淵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無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止而不能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下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學履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



字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  
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學履

中孚小過兩卦鸛突不可曉小過左甚如云弗過防之則  
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  
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學蒙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外象是鳥之未  
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鸛翰翰音  
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  
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豚魚吉這  
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  
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淵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鈇全體看則中虛鈇二體看則中  
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一句說  
得好他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不齊整  
底便說不去淵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  
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  
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  
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流之水  
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  
死則能感人心淵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

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

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

初不惹着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這頭打來

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

了胡泳錄云讀易如水面上打毬不沾着水方得若着水便不活了今人却要按從泥裏去如何着得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

又說從別處去淵

問中孚六二太義是如何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也

喜祭都無常也學履

小過

中孚有卯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知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學蒙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

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

說到這箇大祭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

得遺音是如何大祭且恁地說淵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淵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學蒙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買詛鵬鳥之類學履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學履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行過恭用過險皆是宜下之意學履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

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

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又

曰此文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聲助永貞

便是不可長又勿用末貞是莫常常危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淵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淵

問寸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九三

凶如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當

也終不可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

六已元也便也是平聲境字無平聲若從側聲祖終

不可長也長字作音仗則當字上字元字皆叶矣皆在

韻中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天牽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

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淵

既濟是已濟了天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道若能戒懼

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

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

好去了學蒙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淵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文故聖人引之以證

此文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如是如

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上益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

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語又曰夏啓以光想是

夏啓曾占得此卦學蒙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

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益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

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

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連

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醉酣開花離披時節所

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學履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益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

柔善底人心不麓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麓不解如此

淵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上以中道也道亦上聲

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

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  
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為基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淵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  
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  
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  
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學  
本注云七殺本記此  
段尤詳但今未見黃本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  
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學履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言一

爻凶便是楊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  
濡首不必相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  
中銜哺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  
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  
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  
得散漫不恁地連抄他他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  
不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  
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  
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本段散漫趙子欽尚  
自嫌其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  
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  
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淵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也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曳輪濡尾是只爭此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必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淵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故字今且闕之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字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

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學蒙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學蒙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本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學履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眾人解說

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  
 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  
 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  
 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  
 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  
 分疏一本云只是似這處  
 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孔子解  
 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不敢讓  
 他人便恁地不得確

語類卷七十三終

